

# 廣東空軍北飛記(上)

李繼唐

## 陳濟棠失機下野內幕

(本文插圖刊44頁)

### 二十年代大局動盪

二十年代的初期是國內外情勢最為錯綜複雜的時代，國內有汪精衛所領導的部份人員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進行反中央活動，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被迫辭職後，國內羣龍無首，四分五裂，情勢一落千丈，不到一月，唯有請蔣主席復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長，重拾大局，民國廿二年雖又有陳銘樞等在福建組織人民政府，但經中央明令討伐後，未及接觸，即告救平。在國際方面則有九一八事變，致一夜之間，山河變色，廿一年又有上海一二八事變，日本挾其陸海空軍優勢，進犯我經濟商業中心的上海，經國軍堅強抵抗，雖已停戰，但日寇攫取我東北後，繼續向察冀侵犯，威脅平津，全國同胞處此內外情勢緊迫之下，無不希望全國團結一致，抵禦外來侵略，但一些智識份子，原本一秉愛國熱忱出而救國，却被人乘勢利用，假救國愛國美名，到處興風作浪，使政府左右為難，蓋當時國內除中央部隊外，各地首長多擁兵自重，把軍隊視為己有，不願有所行動，以免受到損失，平日高唱抗日，到了真正

作戰，反而諸多藉口，畏縮不前，尤其是中日兩國實力懸殊，日人處心積慮，早有謀我準備，而我國尚未完成統一，遽行言戰，無異以國家生命為兒戲，後果不堪設想，故蔣委員長乃採安內攘外政策，直至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國民黨五全大會時，蔣中正委員長之對外關係報告仍強調「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以個人之犧牲事小，國家之犧牲事大，個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無窮」，足證蔣委員長身繫一國安危，委曲求全，用心良苦。

自蔣委員長復職視事，南京政府重組成立後，廣東最初被劃為第四防衛區，司令為陳濟棠，不久又改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仍由陳任總司令，下轄陸海空三軍：陸軍第一軍軍長為余漢謀，第二軍軍長為李揚敬，還有第一旅旅長黃任憲，第二旅旅長陳漢光，在廣州東北郊設有燕塘軍事學校（後併為黃埔軍校第四總隊）交由副校長杜益謙負責全盤訓練事宜，曾造就不少人才。海軍司令為陳策，空軍司令為黃光銳。除正規部隊外，尚有各縣市民防團隊，負

責地方治安。陳濟棠當時對省政的建設，至今仍為一般人民與部屬所樂道者是肅清土匪，整飭吏治，普及教育，發展交通，廢除苛捐雜稅，建設輕重工業，利用本身所擁有的財源，先後開辦了十多個生產工廠，不到數年工夫，業務蒸蒸日上，解決了不少百姓的工作問題，也賺了不少的錢。作者時正就讀於廣州西村省立工專，經常看到附近之肥田料工廠、水泥工廠、發電廠等日夜冒着黑煙，工人騎着腳踏車上下班，有說有笑，個個表現出一種愉快的神情。是時每月拿到三、五十元，已可度一物價低廉，不愁衣食的生活。還有，擴建天河、牛欄崗、從化等機場，建立琶江兵工廠及鋼鐵廠，有名的由廣州長堤至河南的珠江鐵橋也是那時開始建設的（美國舊金山灣區大橋及金門大橋亦同時建設去年亦剛好完成五十年週年）。他當時的政績，確實十分突出，而為各省所側目。

### 廣東空軍黃金時代

二十年代的廣東空軍是他的一個黃金時代，不是因為他制服穿得漂亮，駕着敞篷的汽車載着

漂亮的小姐，腰包錢多，手頭潤綽，最重要的是他們年輕活潑的精神，走起路來，昂首挺胸，步伐整齊，表現出一種軍人的本色。記得是時空軍可以穿上制服，腰間插着手槍，出入於廣州、香港間暢行無阻。但絕不為非作歹，走私漏稅，處處自重自愛，一種獨立的表現，在當時確實聽之稱奇，見之注目，無異是天之驕子。是時能當一位軍人，已是得天獨厚，不管海軍、陸軍、空軍都有獨特的地方。當時有一諺語：地上能跳，水中能游，空中能飛，就是指的陸海空三軍。平時三軍間彼此很少連繫，除了每年一度的三軍軍校聯合運動會，就是不時的三軍球賽，在東校場或惠福路太佛寺的足球賽。在公評報球場的籃球賽，就是大家會面的地方，但大家很少有任何爭執，並無不愉快的事件發生，正謂各人有各人的志願與前程，去實現從軍報國的宏願。自九一八、一二八事件連續發生後，軍人激於愛國義憤，無時不在枕戈待旦，希望能到前線和敵人一拚，空軍方面，見到趙普明、黃毓全和蕭特在上海上空的犧牲，石邦藩因空戰受傷而去了一隻右臂，廣東空軍第二隊隊長丁紀徐，副隊長謝莽赴上海參戰歸來後，覺得敵我實力懸殊，必須急起直追，才能有朝一日，能將此國仇大恨，和敵人算個總賬。

廣東空軍在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統率之下度過了幾年和平、安定、發展的歲月，在此期間內不論在組織、人員訓練和裝備更新上都有急速的增進，空軍在名義上歸他統率，實質上，舉凡經費、人事他都完全交由空軍司

令黃光銳全權負責，他僅偶來天河機場的空軍司令部作過數次的總理紀念週講話，記得有次於他講話間，有位飛行員楊華焯因站立太久，無法支持，忽然撲通倒在地上，陳總司令在臺上看見急速叫道：「萬金油！給他塗上萬金油。」他對部屬的愛護，使大家都為之感動。空軍的實力由最初的二個中隊逐步擴充至六個中隊，至廿五年再增至九個中隊，其編成如左：

- 第一中隊 隊長譚壽 可塞偵察戰鬥機
  - 第二中隊 隊長丁紀徐 波音戰鬥機
  - 第三中隊 隊長陶佐德 可塞偵察戰鬥機
  - 第四中隊 隊長謝莽 德格拉斯偵察轟炸機
  - 第五中隊 隊長放倫 德格拉斯偵察轟炸機
  - 第六中隊 隊長馬庭槐 霍克戰鬥機
  - 第七中隊 隊長何涇渭
  - 第八中隊 隊長郭漢庭
  - 第九中隊 隊長鄧顯剛
- 為更新裝備，並向德國訂購亨格爾雙發動機轟炸機十二架，向美訂購新波音戰鬥機十二架，霍克戰鬥機十二架。此外尚有：
- 航空學校 校長胡維玩 弗力提教練機
  - 航空警衛團 團長劉震環 主要任務為機場警衛飛機製造廠，飛機修理廠各一，支援飛機之修理與維護。

### 沙裏淘金難上加難

自民國二十一年南京新政府成立，推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後，廣東局勢一直維持穩定，民國廿二年陳銘樞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廣東方面能

維持中立，不予附和，亦為其迅速崩毀原因之一。一般民衆，尤其學生運動方面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各地在野心份子煽動下鬧得如火如荼，廣東一隅，因過去受俄共指使，其陰謀徹底失敗的結果與教訓，反顯得安份得多。是時，廣東航空學校，由大沙頭遷至牛欄崗，由於國難日亟，組織了一支宣傳隊，每逢星期日，即到廣州市最熱鬧的長堤、西堤、永漢路一帶登臺演講，喚起民衆，揭發日軍暴行。

當時廣東軍事部署，第一軍駐於贛南，第二軍駐於粵北，第三軍駐於粵西。其他獨立部隊分別駐於廣州近郊和東南等處，重點置於粵贛邊境。即是之故，余漢謀與中央接觸較繁，當時曾一度有不穩消息，但陳濟棠本身是一老實人，他不信余漢謀會做出對不起他的事，對海軍陳策，處處亦以前輩敬重，相處亦佳，對空軍黃光銳，知他為華僑，並曾受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器重，更是全盤信任。是時航空學校在校學生正值第五期和第六期，五期只有一個班，共為五六人，六期共有三個班，甲班為全部向外招來，共六〇人，乙班為廣西政府送來代訓，共四十人（甲乙二班於民廿二年畢業），丙班則由陳濟棠一手創辦的燕塘軍校所考選共二十六人，是時能入軍校已屬不易，再由軍校考選轉入空軍，更是難上加難，所以就有沙裏淘金（燕塘軍校正位於廣州東北郊之沙河市附近）之傳說。當我們丙班初進航校時，空軍人員亦以為我們是陳濟棠選來監視空軍的，還有一位名叫莫傑的，是陳妻莫秀英之堂弟，他未和我們一起經過考試，也未一起上課，即派來

丙班學習飛行，大家起初也以為是陳濟棠派來的臥底，及大家晨夕與共，渡過一段時間後，始悉全屬多疑，完全沒有這回事。及後民廿二年航校招第七期甲班，共四六人，民廿三年續招第七期乙班，共一〇〇人，廿五年又招第八期，共五六人，五年之內，共招學生三百多人。

由於日本侵略野心的擴大，日軍的到處肆行暴虐，國人早意識到和日本的一場戰爭，已是無法避免，而且隨着情勢的發展，如日軍在華北一帶活動的加強，戰爭有日益迫近之趨勢。是時空軍同人認爲欲抵抗外來侵略，必須先行加強團結，始能言戰，而裝備的更新、訓練的加強尤屬不可或缺，但空軍人員的養成，非短期所能奏效，就拿六期丙班來說，原在燕塘軍校不僅已受過入伍教育，而且分科之後亦將屆一年，進入航校後又整整受二年八個月的學科和飛行訓練始行畢業，待分發部隊後，還要見習三個月，始正式成一少尉飛行軍官，繼續接受部隊訓練。當時美、加等國華僑，有鑒於國家一再受人欺凌，曾先後有多批人員在外完成飛行訓練後回國加入空軍，準備爲保衛祖國而戰，如周一塵、李藝空、容兆明等回國後在航校擔任教官，黃泮揚、黃新瑞、陳瑞鈿等在隊上成爲最出色的飛行員，有三武士之稱。

各中隊之訓練科目有編隊飛行、射擊飛行、偵察飛行、轟炸飛行和戰鬥飛行等，大家不怕寒暑，不避辛勞，日惟以增進學能與技術爲最高目標，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海闊天空中和日空軍一決雌雄，把他打個落花流水，一洩多年來所受的

憤恨。

### 黃志剛領機先輸誠

民國二十五年元旦，蔣公中正以行政院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身份向全國同胞廣播：「我們國家現在時時刻刻都在危急存亡之中，敵人（日寇）隨時可以來攻打我們，我們要挽救我四萬萬同胞所共有的中華民國，復興歷史文化最悠久最光榮的中華民族，就要全國同胞團結在中央政府之下，服從政府的領導，各人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奮鬥，才可以擊退敵人的侵略。」這廣播當時廣州報章雖祇有簡略的轉載，但大家看了，確認只有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之下，才能戰勝敵人。四、五月間，幾度謠傳中央空軍已集中於江西省會的南昌，將對兩廣採取行動，又稱中央軍已和余漢謀部在贛南粵北間接觸，謠言紛紛，莫衷一是，大家口裏雖沒說出，但每人心裏總希望我們海陸空三軍能在中央統一指揮下參加保衛祖國作戰。

廣東空軍各飛機中隊中，一、三兩隊駐於粵北曲江，四、五兩隊駐於從化，二、六兩隊則駐於慶狗嶺之天河，七、八、九三個中隊剛行成立，隊部亦設於天河空軍司令部辦公。從化距離廣州市約六十公里，平日有公路車可達，約爲二小時的車程，曲江距廣州約一百八十公里，正在粵漢鐵路的中間站，火車約需三至四小時。我們駐於從化機場，均係達格拉斯雙翼機，平時除飛行外，多在營區彈子房打彈子，或在縣城吃吃小館子。從化有一溫泉，其溫度可以煮熟雞蛋，我

們也常去洗溫泉浴。其次，從化的蠶核（即小核之意）荔枝也很聞名，但廿五年適值霍亂流行，所以熟透的荔枝掉落地均無人過問。

駐防從化機場時，每週飛行六天，僅星期六晚可以外出，至下週一上午九時就要回去隊部參加是日上午的飛行。從化沒有廣州市的煩囂，一至夜間，整個機場靜如止水，仰天長望，祇見萬里長空，閃爍着繁星，每於夜間醒來，即可聞到鄉村間的鷄鳴狗吠，這是廣州市所聽不到的。

七月二日我們四、五兩個中隊，在機場照常輪流飛行，正準備返隊用膳之際，五中隊隊長顧彭年於着陸停妥飛機後，氣沖沖地急向其隊部跑去，及大家用膳時打聽，說隊員黃志剛領着四機擅自離開隊伍向北飛去，可能凶多吉少，下午隊長宣佈停止飛行，大家聚集於寢室裏，話兒沒有完，你疑我猜，最後得一結論：（一）黃志剛他們一夥，航路不熟，在大庾嶺前分別強迫降落（二）他們直飛江西或已安抵南昌。是日晚上，隊長宣佈自次日起繼續停止飛行訓練，但不許隨便離開。

### 丁隊長演出捉放記

黃志剛等走後，廣州報紙於七月三日即有他們已飛往南昌的消息。一天，一位第五中隊的五華小同鄉張吉輝請我到機場旁的一間小吃店飲茶，席間他小聲地告訴我，最近可能有所行動，囑我隨時準備，但要保持鎮靜，不可洩漏風聲，並不可對任何人談及此事。他並告訴我第二中隊飛走了三架波音飛機，隊長丁紀徐已被關了起來，第五中隊走了四架，我們放隊長也在危險中。不

久，另一位小同鄉李森芹又偷偷地告我一如張吉輝所告的消息，他特別叫我不要離開隊部，以免臨時有所行動，措手不及。這許多天沒有飛行也沒有上課，大家表面裝作鎮靜，心裏却緊張得不得了，身為一飛行員，天天看到飛機擺在停機線上，每晨只見飛機人員在為飛機一架架地開車加溫，却不能爬上飛機去升空飛行，最是窩囊不過，尤以我結婚尚未滿二月，家住於廣州東山沙河舖，只好連寫二信告她因為工作過忙，無法回家。在此期間，不特我們駐在從化機場的顯得緊張，整個國內局勢更有極大的變化，第一軍軍長余漢謀於七月八日抵達南京，晉謁蔣委員長後致電廣東各將領，一致服從中央，團結禦侮，勿為奸人利用，成千古罪人，他的部隊也轉向至曲江以南，接着中央明令免除陳濟棠本兼各職，派余漢謀為廣東綏靖公署主任，陳濟棠也於十六日正式就任聯軍總司令，明目反對中央，一時局勢緊張，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就在此緊急關頭，陳濟棠電召空軍司令黃光銳前往晤談，黃帶了第四隊隊長謝荊同往，他深知謝荊頭腦清晰，處事老練，可作身邊諸葛。地點是在東山梅花村官邸，當時在座的除黃謝二人外，就是乃兄陳維洲先生。陳濟棠分析最近情勢後，問黃有何意見，黃當時建議將從化、曲江二機場之空軍機隊，全部集中廣州，以利統一指揮，當獲陳濟棠之同意。黃謝二人趁機報告被扣之丁紀徐隊長只因管教不週，致部下有人駕駛投奔南京，但丁隊長事前確不知情，所以請釋放他，俾他有戴罪立功之機會，陳濟棠聽了他們的請求後，即指着黃司令說：

好，我將他交給你，由你負一切的責任。」丁紀徐獲釋後，即搭廣九輪秘密赴港，他一人登船後，一直躲在廁所間不敢出來，深恐被人發現，再被抓回去，直待船出了虎門要塞後，知道已渡過危險關口，始從廁所間出來，鬆了一口大氣。

黃光銳偕着謝荊順利回來後，即對謝隊長說：「孫總理前曾對我親口說過：『空軍是國家的武力，只能用作對付敵人，不可用以對付同胞。』關於全部飛機集中廣州一事，就由你負責指揮，將來進一步行動，我當另有指示。」

### 全隊北飛後顧無憂

十七日早我們看見公佈的飛行編配表，我們四、五兩隊飛機均飛回廣州牛欄崗機場待命。牛欄崗是航空學校所在地，我們的學生時代就在這裏渡過好些歲月的，所以我們回去一看，宿舍、飯廳、教室、康樂室一切都沒改變。是時在校的學生是七、八兩期，他們看見我們回來，都投予奇異的眼光；當我們分配好住宿床位後，隊長即宣佈放假半天，晚上八時必須回來點名，是時我已意識到即將有所行動，所以回到家裏即囑內人次日住進附近之鄭碧石私立醫院，靜待時局變化，蓋恐我們走後，當局會以家屬作為洩憤的對象，加以搜查或扣留。

十八日晨我們都起得很早，事有湊巧，當我們吃過早飯後，一位學校的羅政治指導員碰見我，彼此打過招呼後，他却噓寒問暖，一直說個不停，後他看見我們都只戴了飛行帽準備前往機場，兩手空空，什麼也沒有帶（隊長事先曾有規定

），他才相信是例行練習飛行，不疑有他。我們抵達機場，機械人員早把飛機發動加溫，我跟着周分隊長連如登上飛機，我在後座，他在前座，大家準備就緒，謝隊長一個手勢命令，即依序一架架起飛，當我們在空編隊後，謝隊長從容不迫，還領着我們特地繞了二圈，始將機頭對正航向，一面爬昇高度，一面向北飛行，當時整個天空萬里無雲，真是個難得的好天氣，航行一段之後，見天河機場起飛之波音和霍克戰鬥機因他們速度較快，已超越我們一齊朝北直飛，是時，鐵翼蔽空，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如此壯大的場面，此時我才明白張吉輝和李森芹在從化時所告訴我的秘密，飛投中央，正是每一個人想之已久的願望。

我們一路以疏散的編隊飛行，我們已無需顧慮後方會有人來追擊我們，因為全部的人員和飛機，均已比翼北飛，更沒有地面炮火的威脅，而令我們興奮的是天氣晴朗，碧空無雲，我們飛約一個小時，已抵達曲江上空，向下一望，見先到的飛機，已一排排停妥於機場一邊。曲江機場面積並不大，比牛欄崗要小得多，機場西邊為北江，下降時如將機拉得太早就有墜落江中之虞，拉得慢又有衝出場外的危險，還好，我們自隊長以下技術都是頂呱呱的，我們魚貫降落走出飛機後，和先前降落的見了面，都覺無限興奮，大家談敘之下，獲悉我們全部人員北飛，除王波所駕者以降落時拉得稍早，來不及補車，致失速降於機場邊沿，起落架受損外，一架單翼飛機由胡存心、張瑞篋、劉巽等三人駕駛，在天河機場起飛離陸後或因心情緊張之故，將機頭拉得太高，失速

墜下，人機可能全毀，另有同學隊員廖德壽、蔡飛凌二人以遲到之故，未趕上他本中隊飛機，後他看見機庫中尚有一架紅色單翼機尚停在那兒，當時靈機一動，即拔出腰間手槍，指着正欲逃離機場之機械士，要他將機推出庫外，並協助開車，然後他倆爬上飛機，起飛後朝北飛行，因他原在第三中隊駐防曲江，對附近地形熟悉，趕來同在曲江機場降落，成爲最後到達的一架機，當時在場聽到他的經過，對他的臨變處置，大爲讚賞，他自己也以竟能最後趕來，感到得意和欣慰。

我們由陸軍單位派車分批接送至一家餐廳休息，飛機即由中央機隊派出人員補充油料，但以曲江機場存油有限，所以立即由駐南昌第十隊巨

型運輸機沙非亞數架將油運來。我們在廣州時爲避開人們之注意，規定除飛行衣帽外，不得攜帶任何東西，有的且只穿短褲和一件襯衣，所以到達曲江，正可謂兩手空空，連面巾牙刷都沒有，當我們全體人員到齊後，已正式奉中央命令爲廣東綏靖公署主任的余漢謀將軍即親來探望我們，並以豐盛的午餐招待，他身材魁梧，空軍有許多人尚係第一次見面，他以十分高興的神態說：歡迎各位飛將軍的到來，蔣委員長特命握奇爲諸位的歸附中央致慰問之意，各位不避艱難，冒著生命的危險而來，在此特爲各位乾杯，語畢，獲得全場的掌聲，隨著宣佈每人發給裝費大洋貳佰圓，囑我們速至市面購製必須的衣物。席間曾有人建議我們立即加油掛彈，飛回廣州東郊，轟炸

陳濟棠一手建立的燕塘軍校，給他一致命的打擊，當時領隊謝奔立即提出反對，他說：「今天我們歸附中央，目的就是與大家團結，全力抵禦外侮，本身絕不可自相殘殺，所以轟炸燕塘，必然傷及無辜，而且我們眷屬都仍在廣州，以免冤冤相報，我們萬不能做。現在加油之後，速飛南昌，達成我們最初的目的。」飯後，我們一起回至機場，軍人以他所持武器爲他第二生命，我們所駕的飛機真的和我們的生命一樣的重要。在機場見他們不分官兵正在開箱倒罐，爲飛機一加油。是時只有五介命一罐的亞細亞汽油（每箱二罐），但見空箱空罐，堆如小山，他們的工作熱誠和努力，見了令人感奮，大家一條心，在此表現無遺。（下期續完）

# 中外文庫 海隅叢談

喬家才著 平裝 本定價貳佰元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本書爲喬家才將軍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孔祥熙的事功。陸軍官校六期簡史。黃埔當年鐵與血。西子湖邊風波獄。晉籍黃埔四烈士傳。常勝將軍李海涵。馬志超楊虎城門法記。西安事變中的馮欽哉。胡健中談戴笠平反冤獄。天津三寶張王李趙。辛亥山西光復前後。五百完人史詩三篇。龔德柏治黃秘方。胡適會見溥儀「皇上」記。「琵琶恨」讀後。傅山伏闕訟冤記。三十年代當舖滄桑。山西交城石壁寺。軍統局的根——三民主義力行社。楊立奎獨立門學聯。山陝監察史。王陸一。懷念壽陽李晉亭師。報壇怪傑龔德柏。共謀與四川欠糧案。黃杰、戴笠、沈鴻烈。中原大戰中的驚險一幕。我的父親等篇共四十萬字六百四十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篇篇精彩。

定價新臺幣貳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款到立即寄書